

大国安全：重构世界岛

文 / 安晓平 谢贵平

在世界地图上，把“丝绸之路经济带”主干线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干线示意图联系起来看，“一带一路”主干路线就构成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新的经济圈，这个新的“一带一路”经济圈，正好覆盖了传统

的“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战略要地。这个新的“一带一路”经济圈，是一个发展的命题，更是一个安全的命题。“一带一路”是历史的重演还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这个问题给人们留下了深思的空间。



实现大国安全，就要用和合主义取代零和博弈。

本报资料室 / 图

从心脏地带到边缘地带

站在全球历史和 大国兴衰的角度看，无论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以及海洋甚至未来的太空，都成为大国争夺和博弈的焦点。

1919年，英国地缘战略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把欧、亚、非三大陆统称为“世界岛”，把东欧视为“心脏地带”。他提出“心脏地带论”，认为“控制了东欧就等于控制了‘心脏地带’，控制了‘心脏地带’就等于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世界岛’就等于控制了世界”。

二战后，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学者尼古拉斯·斯帕克曼，针对“心脏地带”概念，提出“边缘地带论(Rim land)”。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发生在‘边缘地带’，而且边缘地带在经济上、人口上都超越‘心脏地带’。因此，控制了‘边缘地带’就等于控制了欧亚大陆，控制了欧亚大陆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他在过世前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世界各政体连结在一起，所有的海洋也连结在一起，所有天空也连在一起。所以，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影响邻近地区，终而连结全世界。而人类的海洋活动能力，可能造成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即“海外帝国”。斯帕克曼认为，美国最大的风险，就是让任何国家控制边

缘地带。并预测二战后，苏俄是欧亚大陆最大强权，中国则是东亚的强权。德国要靠法国与东欧(包括俄国)平衡，而英美必须维持欧亚大陆的海上与空中控制权。而欧洲、中东与远东的边缘地带，将是战后战略意义最高的地区，而美国必须确保这些区域之中不会出现强权。

从“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到“边缘地带”，再到全球化海外帝国战略重心的位移，站在全球历史和 大国兴衰的角度看，无论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以及海洋甚至未来的太空，都成为大国争夺和博弈的焦点，特别是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高速公路、高铁和航空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全球陆上和空中交通货物运输的比重已上升到55%，特别是地处亚洲中心地带的中国新疆，陆上和空中交通运输距离东西南北距离大大缩短，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与 大国崛起又占尽天时地利，所以，这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呈现出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从国家安全到个体安全

所有的安全观，目的都在于解决人类、国家和地区、个人所面临的存续和发展以及幸福与否的安全威胁难题。

人们尤其是学界对安全内涵以及安全理论的系统认知，形成了不同的安全认知和不同的安全观。

中国古代先贤对安全的认知存于零散的典籍和语录，如《易经·系辞下》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安全，而且主要讲的是国家安全。而源于现代国际关系的安全概念和理论被学界分为传统国家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

一般认为，把冷战结束前人们对国家安全的理论、观点和认识归于传统国家安全观，而冷战

结束后人们对国家安全的综合性、理性化认识归于非传统安全观。二者的区别在于，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安全主体是国家，安全范围主要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其政权巩固、领土、领海、领空以及外交主权不受侵犯和威胁成为评估安全与否的衡量尺度。而非传统安全观，一是在安全主体上既包括国家，又增加了国家上位和下位范围，同时强调人的个体安全和类安全，这样，经济、金融、能源、生态、臭氧层、雾霾、粮食、食品、大规模疫情、核武器、太空、文化、跨国贩毒犯罪、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等传统安全范围以外的所有对人类、国家、地区与区域、小

到每个个体的人都进入了安全范围，随着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深入，意识、心态和心理安全也进入了关注视野，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概念相继产生，和合共生、优态共存、共享安全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理念和理论也新鲜出炉。

从传统安全观到非传统安全观，再到非传统安全观演进化出的诸如可持续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共享安全观等新安全观以及许多理念理论创新，目的都在于解决人类、国家和地区、个人所面临的存续和发展以及幸福与否的安全威胁难题。当下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的困境和难题、焦点

是多元而复杂的，既有来自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也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既有国内自身面临的安全困境与难题，也有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安全困境和难题；既有综合而全面存在的安全显性焦点命题，也有长期历时性安全保障的隐忧。所有这些纷繁复杂隐忧并存、远忧近患叠加的安全挑战，需要中国拿出举措得当、应对自如、切实可行的国家安全方略。

而中国的国家总体安全观，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从非传统安全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看，显然，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社会安全、国际安全、文化安全、心态安全、人的安全也进入了我国国家安全的范围，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概念与和合共生、优态共存、共享安全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理念和理论开阔了我们认知“一带一路”国家安全的视野，而可持续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共享安全观等新安全观对安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安全的全面系统性、安全主体间的相关性，也带给我们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更深层认识。

从零和博弈到和合主义

中国正在以和合主义话语重拾和构建新的国际话语体系，一个新的国际安全新秩序也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而建立。

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和我国南海的重要通道，不言而喻，马六甲海峡也成为中国海上的能源运输生命线。显然，马六甲海峡成为未来敌对国家海上围堵中国并在非常时期钳制中国能源进口生命线的砝码和撒手锏。如何应对马六甲困局，成为中国的能源安全之虑。

大家知道，中国除了海上经

马六甲海峡的能源运输通道，陆上还有四条，一条是从俄罗斯到大庆的东北油气运输通道，一条是从缅甸到我国云南省的西南通道。其余两条都在新疆，其中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到新疆喀什、哈萨克斯坦里海港口城市阿克套到新疆的省会乌鲁木齐，都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区域，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建设

油气能源安全通道，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重大举措。

美国正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既盛气凌人，更咄咄逼人。中国确立了与其不冲突、不对抗的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军事策略，问题在于，作为中国，必须找到与美国不冲突、不对抗的实招，而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正应了“东方不亮西

方亮”的道理。因为冲突和对抗的零和博弈以及大规模的战争灾难并不是最佳选项，避实就虚、腾挪闪击、你活一块我活一块的“共生、共存、共活”的围棋思维，正是中国传统智慧和和合主义消解西方零和博弈的“霸道”的最好体现。

因此，今天的中国正在以和合主义话语重拾和构建新的国

际话语体系，随着这个新的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一个新的国际安全新秩序也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而建立，这一点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国际回应、认可与共鸣，特别是由中国主导和参与的“上合组织”“亚信峰会”成员国、准成员国以及观察员国的日益广泛和增多得到佐证。

从国际防范到国内应对

“一带一路”建设构想，无疑是中国实现全球化全方位开放格局以及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招高妙之棋，也是中国又一次出发和腾飞的新的起点。

从国家总体安全观视角考量，中国需要对可能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预警预防与应急应对。

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和敌人，一方面，我们要在国际社会，凝聚“共生、共存、共活”的“优态共存”和“共享安全”的共识，共同应对极端宗教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对全球和人类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要借助“上合组织”与“亚信峰会”共同反恐、维护安全的抓手，共同努力，配合协作，为地区和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创造和谐的国际安全新秩序，为中国周边和地缘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生态的改善做出大国应有的贡献。

中国和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以及欧洲等利益博弈与竞争，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日赶美，以霸权主义零和博弈冷战思维逻辑度中国和平发展大国君子之腹的事比比皆是，在国际社会制造和传播“中国威胁论”一时间甚嚣尘上。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在国际社会大力宣扬传播中国“亲诚惠容”“优态共存”“合作共赢”的和合主义外交理念和国际伦理价值观，另一方面，以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的提升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以不惹事、不怕事和准备打仗的强军作为，争取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

“一带一路”建设构想，无疑是中国实现全球化全方位开放格局以及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招高妙之棋，也是中国又一次出发和腾飞的新的起点。就像下围棋，必须要有大局和全局观念，急所当然是必争之地，但看似不重要甚至无用的一个和几个落子，往往为腾挪闪击和取舍进退留下铺垫和妙手，有时甚至是胜败的关键。

新疆，特别是新疆南疆，历来就是“东突”疆独势力制造动乱暴恐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重灾区，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国向西开放的陆路门户将大开，而新疆正好又是与“三股势力”活动猖獗的中亚国家接壤和邻近的边疆地区，因而，新疆极有可能成为中亚甚至西亚中东宗教极端和国际恐怖势力渗透破坏的重点地区。所以中国在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构想的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建立抵御“三股势力”渗透的工作机制，尤其是要筑牢防范“三股势力”和“东突”疆独势力内外勾连进行分裂破坏的钢铁长城。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既要按市场法则和规律办事，同时又要特别注意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要注意宏观计划调控向边疆和少数民族倾斜，通过共同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共同致富，切实做到惠民生、聚民心，增强边疆各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要特别防止唯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片面经济行为。

同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还要注意处理好西部省份东联与西出的平衡关系。西出是国家整体的战略构想，中东西部要优势互补，拧成一股绳，共同西出进取，开拓市场和扩大出口贸易，促进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而在西部与中东部联系联合上，要通过经济抓手，建立密不可分的利益联系，并通过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各民族心理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从而建立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血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实现边疆稳定和长治久安。